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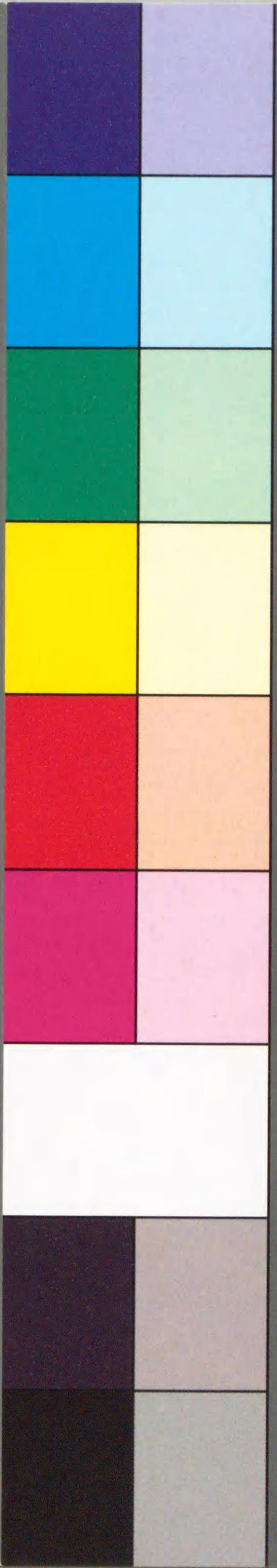
川上廣樹纂評

十一

W489
34
92W53233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W489
34



92W53233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九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 纂評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西仲云喻言有可以
補益君上者不妨取
之古人成書以為轉
入陸贄奏議之地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
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
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
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
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
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
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九

山陽云、包括奏議可謂畧盡

西仲云言聖明如帝必取其奏議之善不以異代視為不切於時

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執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執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執以消兵為先德宗吝用財而執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久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善執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如近取之執夫六經三史諸子百

山陽云自臣主之同時憶出頗牧對以晁董證古的切

又云得此四句全篇意有所歸宿

鹿門云長公所最得意識見亦最得意條奏

山陽云乞進陸宣公奏議劄子文便類宣公猶仙以文為戲如此

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執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執面反覆熟讀如與執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此哲宗初立時公任啓沃之責借宣公之苦口於德宗者以感動之也進宣公奏議即做其體奏進文正不必艱深其辭○同進劄子者為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連子瞻六人

山陽云自善人七年
之證徐徐引入文境
平曠而文心直截

又云是大綱領分為
兩層

確士云宋自市易青
苗諸法行民無不欠
官物者舉仁宗英宗
休養生息之民盡歸
水火王安石之罪其
容辭平

論積欠狀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
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
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
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
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
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
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
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
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一無一二矣
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

山陽云先出祖宗之
法借此為榜樣甚妙

又云以下說催欠不
便委曲精碎是條目
也

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倚
頓亦化為蕪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
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
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
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
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
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
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
以施舍已貴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
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
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

山陽云條目委曲歷

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益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縣吏食邑。此何道。

說中下一概歎語作波瀾學文者當知此法則化板為活矣

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科。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科指揮。餘皆併催。縱使

山陽云以下言已所
實歷推之天下痛切
入骨

又云不獨言痛切文
情濃至如畫鄭俠流
民圖不過之

盡依十科吏卒乞覓必不肯分科少取人戶既未納
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科與一科同臣頃知杭州又
知潁州令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
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
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
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舟過濠壽楚四等州
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
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
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
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
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

又云嘉吏食邑戶一
結已痛快矣至二十
餘萬虎狼散在民間
筆力直透紙背矣
又云仁政何由得成
應善人七年

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
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
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
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
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
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
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
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
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
亦未敢往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追比積欠無益於國徒病乎民惟克奸胥囊橐耳

鹿門云民困吏弊指
画如掌今之郡縣不
可不榜之堂而日夕
誦之

與其滋擾於積欠以後何如清釐於未欠之時乎
陳盡弊病傷心慘目讀至二十餘萬虎狼等語尤
令人六月生寒粟也

杭州召還乞郡狀

山陽云此書以人主
雖知群下不容為主
設故起結皆自此意
着眼

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
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
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

又云收二帝之知歸
到已身上

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
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
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
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
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
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梳有司無狀
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
此下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
法不便後復同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士并言安
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其愚直
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以傾臣御

山陽云人主雖知而群臣不容處直說倒說數番皆以而字轉摺

史知雜謝景温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稍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捕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

又云歷叙中下此語為上下通脈

又云結先帝處露出本意然後及今上

又云與自惟遠人處同

又云宰相不怒而臺

如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荷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

諫希旨攻之以宰相
代人主而言也

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
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
特未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
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
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
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與經筵極論黃
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
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
外竊伏思念自泰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
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如
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

山陽云。閣合先帝文
氣不散

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三聖仁明洞照肝腸則臣為黨
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
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
蓋改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
奏不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
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
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
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摩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
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
轍為臺諫所攻搬出解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
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禍眾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

山陽云再並與黨人與二聖前一層此兩層愈入愈切

又云言所以歷陳如此者又兩層文有收拾

又云兩意双敲甚妙

弟輒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三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未欲陛下知臣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此後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

又云語冷而快是坡公本色振起全勢

又云嫌其保身志國故於末尾忽作據鞍顧盼語

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

此太皇太后聽政時方嚮用公公上此狀也歷陳生平相患之由得盡欲言未幾以吏部尚書改翰林承旨以讒請外知潁州徙揚州名為兵部尚書

鹿門云長公一生坎

壞備於此狀不可不
山陽云公代人陳情
者往往使人流涕至
其自陳則極強如狀
烏得不招羣小憎怨

遷禮部尚書自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而公死於遷
謫矣篇中雖云乞郡自全而激怒小人處愈甚蓋
憤時嫉俗之狀使若輩不能堪也

狄山論匈奴和親 通英進讀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
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
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

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温言以來之虛
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
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致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
盖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即魏徵對唐太宗意而痛切言之宋人講筵其因
事納忠如此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通英進讀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

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持以安者也
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
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
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筭穿箭
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
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
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明皇罷張九齡裴耀卿而相李林甫牛仙客喪亂
之機決於此矣然君子者每退君子而進小人何
也以忠言厭聞而讒諂面諛者易入也知入聽言
之際可不慎哉

到黃州謝表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
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
第誤奉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名
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
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
理孤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
屢救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
恩屈法猶當禦魑魅于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
地投畀罍鼯之野保全擗擗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
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

山陽云歐蘇內外制
雖妙非其本色謝表
亦然温公云臣不能
四六乃許兩漢制語
不知其謝表亦不用
四六否温公真快人
也

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
湖宗憲獻嚴萬使使人失笑
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
惟此恩何以為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
年之非永為多上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投身庶幾餘
生未為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天石之
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此詩案之獄既興欲置之死而帝獨憐之以黃州
團練副使安置也引咎銜恩字字嗚咽

謝量移汝州表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
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中謝伏念臣向者名過其
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
從册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
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與獄中寄子由詩
夢遺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同傷
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久章狂失
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
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
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

正六官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
忻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
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
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此謫黃州後帝欲命成國史而宰相王珪不欲帝
手札移汝州也命寄江湖之上三四行寫謫居之
况比少陵贈鄭廣文詩倍真倍苦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起梗不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
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
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
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克文炳煥湯
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
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
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臆魅逢迎於海上寧
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
知所云

公於紹聖時因御史言謫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

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此到
 軍後表也地故在儋耳非人所居故篇中寫得氣
 象愁慘不堪卒讀○徐州謝獎諭表中云寬如定
 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湖
 州謝上表中云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
 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又云魚鳥之性既
 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杭州謝
 上表中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
 問知朝廷輟近侍為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
 ○杭州謝放罪表中云用之朝廷則通耳之奏形
 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

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謝兼侍讀表中云白首
 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
 之鼓鐘恍如夢寐以上摘錄見東坡四六真至飛
 動別於唐人

乞常州居住表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
 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護子孫鞭撻

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中謝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觀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

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前竟如家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垂念此皆下自訴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

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潰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以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惟猶有求於君父敢祈神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

此公未至汝州上表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居於此朝奏夕報可宋時君臣間猶有家人父子之誼

焉此表皆直白語不須文采而感動人主自深惟其情真也體裁開自陸敬輿而公尤擅其勝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山陽云他人為之開口即說聖人之兵則不能聳人主之聽今劈頭一句喝破使讀者毛骨共悚又云必死必亡何等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危言非此不足針頂門

又云此處已隱隱注意於勝一邊

又云下針漸深

又云撒脫法學文者不可不知不知之費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真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克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撒開戰敗自古人主好動重戰勝蓋此時所諫正在此出有功之後也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

多少工力而文成不耐看

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批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

又云平列秦漢隋唐而獨就最尾唐一君作議論結上是亦坡公慣用法

史記卷之八十九

山陽云僅存遂滅其
意圖備它人為之必
大費芬疏

又云一翻振起前後
文勢最妙

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
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
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
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照時事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

又云趨筆帶補炤顧
篇首妙甚

得太甚國家武備不可引也
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源麟府之間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
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
智好兵之根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隣國羣臣百
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
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
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
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
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

又云趨筆炤顧

燕生曹求入家文讀本

卷二十九

十八

山陽云無怨敵之意
云云不唯正理深中
兵機

又云非坡翁誰能使
利害然於業而不
實筆如此

然陛下為之肝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
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
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
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
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
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彛復發於安南使
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
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
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又云冷語暗警引而
不發躍如也以留後
餘地妙妙
確士云此段以民命
之可哀動之
山陽云正是掘進一
層全篇精神發越處

又云正喻渾融筆力
敏妙一至於此
又云坡翁善用而况
二字為轉摺因為繳
結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
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
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而觀耳至於遠方之
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
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
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
牛羊割鬻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
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
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克實如秦漢隋唐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

確士云此段以後患
愈揚之

山陽云以三且字愈
進愈深直至勝廣之
形而極矣

又云再以且字又起
議論以天心向背洗
發前人意難測之餘
意
確士云此段以天心
之向其戒懼之

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
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計舉
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
逢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
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
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
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
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

山陽云一篇着實下
手處在此故以臣願
起以則臣結此一則
字幹旋大有

又云自臣聞說起
曰臣請為陛下言其
勝者曰臣每讀書曰

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
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
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
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
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
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
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
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臣故曰臣實畏之曰此老臣所以終夜云再以臣聞之起曰以臣故願曰臣雖死願且曰老臣庸懦曰臣非不知曰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皆成斤段緊要節目處又云以然字轉言獻言之難而願益首勝者禍大意又云直摯懇切如聞其歔歔聲方平自作必不能至此又云陛下宅曰云云蘇氏父子兄弟用戰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妹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楊用修云古之諫用兵只說不勝之害務避害而

國揣摩之術以為諫疏往往洞胸擢髓告人主不可無此

趨利此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况以當今天時人事觀之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等張公上此書以李憲破斬冷雞朴兵出有功恐常注意用兵故力陳戰勝之禍以動之也歷數王韶章惇熊本諸人原發難之始而言愷惻詳明婉轉深入欲回人主錮蔽之心庶幾危言足以動之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

山陽云二句受謗之由筆簡而情狀盡焉

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

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適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

又云自明之言一篇中唯此數言是文休又文品也

山陽云一篇生色濃態在此而臣何足言二句收之最妙絮絮不已乃厭聽矣

又云敢望二字歸到要着

又云代人書疏皆情文並到自陳者反無此比何哉

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淺。淺。語。最。足。感。動。人。注。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思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與。望。君。之。念。舊。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收。憂。難。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又云昌黎潮州謝表以此此篇坡翁恐不滿意

因反者累及本難置辯公於難辯處曲曲解脫見中傷者多橫被讒謗帝亦不能屢赦也情詞真至正如人子哀訴於父母之前與昌黎到潮州任上表同是一種筆墨

點註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九終

點註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 纂評

正統論上

鹿門云正統之說予嘗畧言之子瞻所擊名實輕重為議亦非是然而文特辨矣

正統者何耶名實二字一篇要領却側在名上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

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

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者名輕實重一篇主意見有天下者皆當以正統名之若其人之賢不肖則有實在楊堅朱温不以有實天下重文王不以無天下輕也此篇總冒後二篇自此引出而後善也此非也長章子未以天下為獨則下之為全而吾之為大則以與章下之為之論善與獨則不好不與章行無以全獨則善五善之論善與獨則下而善之為善也

正統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章望之著二子之論明統論以歐陽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晉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

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聖人何耻耶。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

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

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

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
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
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
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大義上篇已明此只就章子說一一辨駁以足上
篇之旨也未醒出名輕實重意筆勢神龍天矯不
可捉摸無一筆不曲無一筆不透

此篇之旨也末醒出名輕實重意筆勢神龍天矯不
可捉摸無一筆不曲無一筆不透

正統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
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
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
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
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
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
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
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
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
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

點註唐史八家文讀本

鹿門云一步緊一步

也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

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

點註唐史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

六

皇朝通志卷之八十八

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
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
可吾亦將曰孔子刪詩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
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
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
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
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此篇專辨霸統蓋予以霸統正以寬待亂賊緣霸
之下不能復有所加也不如名以正統而不沒其
篡弒之實乃為兩得辨折處筆筆有鋒論愈快理
愈足矣後世又分出偏統竊統等名真乃支離其

間外語而人
實東傳以擊其
人之不
山則元
又元地

說不可為訓
大臣論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
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
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
捨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
其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

晚村云懸空位一句
作標的以下皆反說

荆川云是名言也然
人臣處此亦難矣

皇主尊宋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

其言人少...

晚村云洗發君不相

安句專言擊勝之禍

又云此篇妙在設喻

山陽云冒頭已言小人之不可去至此當入實事却以譬喻間間拖帶而入

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於
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
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
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
之權而能北面就入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
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
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
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
也詳論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
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

又云一段正喻夾寫

此法最長初學筆思

晚村云前言害于國

以下言不合于義
鹿門云又一翻作餘
波

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
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
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
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
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
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
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
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
功也且為入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
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表為崔敗則為何竇
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何進

其注書宋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八

鹿門云當與歐陽公朋黨論參看

晚村云作文之要曰引喻曰證事是篇于斯一者極盡其勝但通體都是反說如覆

敗恭未講下子處宜必有下篇也

山陽云觀東坡之文要着其用筆爽明無荆棘任口議論自成篇法是其所以異於老泉頴濱也

老泉頴濱皆預為布置然後就緒故讀者初不了了必讀畢細繹乃領解其意至坡則無之也

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此亦非篤論成也
謂大臣矣
大臣之於小人上則化而用之次則乘其機而決
之若兩者不能惟逞其憤而出於一擊則危而已
矣公公有見於此而極言之然以義正君處尚未透
說留下篇地步也即下篇亦只說得無害於國而
大臣本領全未見及是學問經術猶有欠關處在

又云二論前篇虛引後篇實說然文字之妙在前篇

鹿門云與前是一篇

晚村云未迫之前已如此

又云迫人者其智淺

又云迫于人者其智深

大臣論下

承上篇來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
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
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
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
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
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山陽云名言末磨

晚村云如甘露之變
及使宦官詞直

山陽云至此繞說實
着是二篇中閫與也
然文字無大奇

又云呂端履鎖閣尹
其用力尤約者也

鹿門云切中情事

速之也。即上篇漢唐宦官之屬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

未發而容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

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

事者常以中道而眾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

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

使不吾疾袒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

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

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

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

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

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

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

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

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

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

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

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

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

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山陽云自謂之曰以

下段段重說直至天

下安之小住脚更申

言破小人之交二節

不別置結末直就回

君子交上引一典趙

勢結筆坡公每每用

此簡便法從前文家

所絕無也後之讀者

勿為其所瞞過可也

晚村云內以固君子之交外以散小人之黨二意相需然使小人猜懼則固交適足以速變坡公說二者于詳畧先後之間甚有次第
山陽云是必當時熙豐餘黨窺隙發而元祐諸賢有欲攻之者故東坡發此論也讀者獨以為論漢車官官者得其皮層耳

始之九五以祀包瓜言時當含章則包之也夫之九五竟陸夫夫言時當揚庭則決之也而不可如九三之壯於頄有剛見面目之象惟君子之交相為固結得五陽決去一陰之義則功無不成而利有攸往矣論中殊得此意而深交無為四字尤為緊要蓋深交則君子不孤無為則小人不疑忌也上篇議論得此乃有歸宿

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

鳳阿云皋陶無殺人

東他把舉鄭事對映
出來此狀虛為實文
法形容迫真處

鹿門云盡而不盡住
而不佳
李九我云精銳乏氣
如長江大河一瀉千
里

畏。身。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印。絲。可。用。
堯。曰。不。可。絲。方。命。北。旃。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辜。
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絲。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
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
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
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
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
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
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
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

鹿門云百尺竿頭又
進一步
又云冷語收

羅景論云莊子之文
以無為有東坡平生
極歎此書故其為文
駕虛行危惟意所到

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
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
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
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
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
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以。罰。疑。惟。輕。功。疑。惟。重。二。語。作。主。文。勢。如。川。雲。嶺。
月。其。出。不。窮。○。以。長。公。之。高。才。歐。文。忠。之。巨。眼。而。
闡。中。遇。合。之。文。圓。熟。流。美。如。是。宜。後。世。墨。卷。不。於。
高。格。也。為。之。三。歎。

其論刑賞也曰殺之三宥之三故天下畏舉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此等議論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以自來將無作有是古今議論傑然者李文登云東坡嘗言九文章少少時須令氣象峥嵘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觀東坡中試諸論又當年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初學之而下筆自然滂沱無壅塞拘滯之病太宰春臺云此篇文字議論皆不甚高余不欲讀之山陽云以下二篇皆應舉文字余所不喜余獨喜王者不治夷狄以選遺之何哉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種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

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已勞苦而不作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

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不懈與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者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

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將盼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備福由於備德意已疏明下就詩推開憑空發說詩之自然唐以後得此意者甚少矣。

山陽云讀起即如開戶見山

鹿門云一篇挂于晚村云此下發明狹天下意乃借匹夫匹婦之至小者以形之自此至所居之卑只是一意而層疊萬變荆川云將小形大便自特然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

晚村云此又將大例

又云只下所居之卑意且未言盡先將簞字作一影下邊更是一段洗發文勢便深厚曲折山陽云是作論根柢

又云後之君子云云是東坡慣用手法又是東坡喜出語調

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取夫取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

武曹云波瀾
晚村云此正是伊尹
比例又開一層云
山陽云孔子安取哉
筆態飛舞

鹿門云讀此而後可
山陽云此論
一則此論文學外
中於一歸下步更長
意且未言其非
入元只下兩字

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天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及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眦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金為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以自信於天下而成不難之功而行文斷續不羈

晚村云非其道非其義祿之以天下弗受孟子所重在道義兩字東坡曰云狹天下伊尹之不愛也只是道義當如此東坡却云將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皆其學術駁雜所在山陽云此文士子當每日一誦不獨養文心乃養浩氣

伊尹看得道義精故祿之以天下弗受而行放太甲於桐宮之事眾人弗疑惟其天下不足以動之也此蘇論之極平正通達者○其才在辦大事而其本由於立大節論伊尹公亦自抒其志概也

論周東遷

山陽云志林論古皆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偶見隨筆與少時結
構作論不同往往把
數件故事打成一片
如陶工埴土成器心
手相應作法自在

山陽云因一喻帶說

營之成王使召公亦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謂鎬
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
魏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王由東遷之過也
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
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
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
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
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
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驚田宅
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

商周了華氣者逸

又云以下歷舉遷者
論所以迂直不同直
到蕭末一氣流注中
間波瀾起伏使讀者
不見其平列
又云就無數遷者之
中忽舉不遷者二趙
筆勢歸到平王縱恣
不羈

遷以後夷於諸侯不能如曷禍之權在天守也
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
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
則不謂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
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
哉南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此非殷避而遷於
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
未有不止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
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焉
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
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
燼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

山陽云使平王有一
王導此句妙即武王
論中是文王之道文
若之心也同一手法
又云秦何自伯哉作
飛舞之華生四畏秦
句真仙人狡獪技倆

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
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
墟矣且此寇方疆一旦示弱竄於蠻夷望實皆後矣
乃不果遷而發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
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疆顧不愈於東晉之微
乎使平王有一王道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
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疆未敢
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
畏秦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
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
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立故曰周之

公之不...
空...
真門...

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雜接古事近於碎矣而條理故自秩然此不拘法
而法自生者宋高南渡若豫知之長公之識豈
於文人游談者耶○題云某人論乃應舉時所擬
論也題云論某人乃志林中文字所謂海外文也
今便學者誦習不必更分以時代先後為次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鹿門云突然入里克
李斯之受禍以見隱
公之不免于輩也

公子暈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
將投之矣使營莖裘吾將老焉暈懼反譖公於桓公
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
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
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
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爾而
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
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暈而讓桓雖夷齊何以
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謀之二世欲
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謀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

山陽云譬喻有悚人
之筆如縱百万虎狼
于山林毒藥猛獸裂
肝碎腦及此皆老氣
逼人

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
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
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
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其本
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
即名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
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
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
况其所螫齒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請司
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
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

鹿門云一句收盡

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
 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
 卧吐中亦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
 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
 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始皇孝宣只及二人此連類及之撮事之相近者
 論之也中間草蛇灰線不拘法而能化於法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
 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
 事膳焉有殺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甲及
 楚人戰於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
 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
 而穀梁之傳以為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
 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下仁
 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
 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觫獻若無罪

山陽云引古事代議
 論是蘇家秘訣語此
 文不費力

鹿門云應不仁之意
山陽云忽出一喻是
東坡熟法
鹿門云盜仁者之名

又云應文王之戰不
過之
山陽云而意双敲偏

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
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
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
牛猶不忍而定公成三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為之天
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後身敗國亡乃欲以不重傷
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
饑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鄆子而
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
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
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
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

入秦穆他人必不能
如此忽以而况歸到
本題此等處見其仙
才非凡人可企及

又云又把玉莽客主
双敲全不置結語唯
以一莽出句代結讀
者不覺

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
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
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
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
把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襄
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
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
死扶傷不暇此獨寡庸不齊擅晉文得管仲子犯而
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
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
於後世者也

鹿門云千古隻眼之論自正當

以用鄧子於次睢之社為不仁之案見忍於大而
不忍於小無非於既敗之餘欲盜仁人之名以欺
天下後世而穀梁氏果為其所欺也得此論破之
快甚後胡氏作傳俱本此義○前此已有執滕子
嬰齊亦不仁之一但未若用鄧子之甚耳

范文子論

鄆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

山陽云此論借鄆陵
影澶淵借范文子影
寇萊公蓋不滿於萊
公也

不戰而退
不戰而退
不戰而退

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
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
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鄆陵之役
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
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晉童死樂書中行
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鄆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
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
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
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
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

鹿門云隻眼之論

又云曲而透

山陽云陳橋黃袍得天下於小兒故失天下於小兒坡公蓋暗指之也

山陽云陳橋黃袍得天下於小兒故失天下於小兒坡公蓋暗指之也

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知其所悔天欲立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末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連德虜王世充所

鹿門云忽接入范文子無痕山陽云次第舉故事而以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結掃題目未又以則范文子之遠矣

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為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魏公敗我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魏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智為再結皆意到筆隨非始為此結構

無故而有功則必驕而致亂此外寧必有內憂二
言足為千古之龜鑑也同一事而備論之層層拓
開忽然收轉作論須得此能放能收之法

點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一終

